

仰之彌高

陳文達
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纂

林衡道先生擔任過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的委員、副主任委員、主任委員。我從進入文獻會服務以來，一直在編纂組當校、編的組員，與先生並無接觸；民國六十六年冬，突然指令我代理總務組長，從此開始，有幸沐浴在先生的薰陶下，才算多少認識先生的一些為人處事和領導統御。

我深深感受到先生非常念舊，如對後進的誠摯疼愛，及有求必應；如覺受人小惠，輒終身不忘，一再稱道，就是時逾十數年前的陳年舊事，在其口述訪問紀錄中，都不忘提及道謝。至於後學晚輩偶有送點小禮表示感恩，先生總要回贈超值物品，這是很多人都曾體驗過的長者慈愛風範。憶一年多前，先生臥病東亞醫院開刀之際，曾冒昧趨前請求推薦背書，先生竟不顧病情立即起身振筆書寫，令人永銘肺腑。

先生家世顯赫，才識淵博，而頗能禮賢下士，非常欣賞「大智若愚」之士，提攜後進總以「文獻界巨人」期許，對於會內委員、編纂以次僚屬，每以「客卿」相待，凡事講求大原則，不拘小節，曾以一則很富啓示事例教導我說：一家公司，如果年度盈餘目標可以達成的情況下，少數員工些許錯失，又有何妨？先生寬宏大量，體恤下民之意可知。

在其主政期間，偶有檢舉攻訐信函，先生多半有容乃大，不當一回事，聽其隨時間淡化。先生曾經交給我保管數封檢舉函，並未交待查辦，明知對象也能不記小人過，淡然處之。

有封「內詳」，而無發信地址的檢舉信，假借八位同仁的口氣，列舉十大項事件，詆毀先生的不是，從用人的不當，甚至以特支費請客，都被指為欲封同仁的口……等等，攻訐得簡直體無完膚，先生閱畢，視若無睹，以不變應萬變，事情就這麼簡單過去，被假借指名道姓攻訐先生的同仁毫不受影響，更不曾費神去猜測發信之人，自然地，以後此類信函就絕跡了。日後，被點名得最嚴重的同仁，反而有機會被託付重任，今日，此君在文獻界亦算小有名氣，卻尚不知有此惡毒訐言。日前，我出示此函予老同事觀覽，無不嘖嘖稱奇。先生之領導統御，確實非同凡比。

當時，先生之特支費確實曾用來招待員工，我處理過的特支費，就是按月固定攤分子副主任委員及僚屬，甚至主委座車司機，亦固定支領，從不間斷，每當節餘一定金額，總是指定犒賞員工，任內即有幾次延請名廚，到省府干城辦公區外燴，席開數桌，長官部屬盡歡，至今舊僚相聚憶談，仍齒留頰香，絕非為掩蓋某事而「犒賞」吃飯。

先生常喜歡考問亞當斯密、韋伯、黑格爾……等等經濟、政治、哲學名家理論，每次答案多不稱先生意，先生卻總會安慰說：「可惜你們讀書是爲了養家活口，不像我們有錢人，不愁生活，喜歡什麼書就買來讀，不爲應付，純粹書中求樂。」先生讀過萬卷書，也行過萬里路，每次隨同聆聽所作各地古蹟講解，不禁驚嘆先生見識廣博，能將本地史蹟源流，與古希臘、羅馬、歐洲各地史蹟比較，聽來津津有味，令人發思古幽情。倒是在任何場合，絕少談及日、韓兩國古蹟，我私下臆測其用意，應是在於成人之美吧！其實日本人到臺灣來參觀古蹟，最喜歡找先生引領講解，倒不是先生會說標準日語，而是信服先生對日本史蹟的瞭解

，比日本人來得透澈，先生教導我說：訣竅在於「知己知彼」。經常參觀一處古蹟時，總要拿一件日本史事或史蹟與臺灣相比擬，如日本也有那件史事或史蹟和臺灣相類似，使得日本人驚嘆不已，欽佩得五體投地，難得有個臺灣人對日本國的史事如此清楚，何況，聽他講解的是自己本國（臺灣）的史蹟，那還會有不清楚明確的嗎？

先生喜歡和記者朋友接觸，每有記者會，遵照其指示，按步就班，從無壓力，我只管會場安排、聯絡事宜，先生總是胸有成竹，從不吩咐準備新聞稿，隨興而談，卻每次都能讓記者收穫豐碩，滿載而歸。有一次，先生別具用意，指示在臺中市國光路「林祖厝」，舉行記者會，有位省政記者好不容易才摸索到達會場，刮了我一頓，說甚麼地方都好，為甚麼要選這種鮮為人知的地方呢？會場是簡陋些，新聞性卻很強，結果，第二天，各大報還是都以顯著標題寫著：「臺灣人不是中國人」的報導。先生說：「臺灣人不是中國人」是帝國主義者創造的，意圖分化，藉以達到奪取臺灣為其殖民地之野心。當時行政院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，見報後，由副局長甘毓龍先生代表新聞局直接來電嘉勉，因先生不在主委辦公室，所以電話就由我代為接聽，印象也就特別深刻。回想當時每逢光復節前，先生總要舉行記者會，闡述臺灣光復的意義，並反駁分化言論，先生實在是位很富有民族主義及使命感的人。

今年適逢先生八秩華誕，學界有編纂專輯，以賀先生嵩壽之議，承籌辦單位抬愛，要求共襄盛舉，自惟文筆非所長，本不敢應命，但以受教、受恩之深，義不可辭，因勉力憶述數事，以表恭祝先生道體康泰，萬事如意之衷悃於萬一。

（編按：本文原登載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《林衡道教授八秩華誕特刊》）

